

回望张爱玲

旧文
追思
影响



华丽影沉

金宏达 主编

奇迹往往就是这样，张爱玲主打作品两部而已，一本《传奇》，一本《流言》，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近六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CHINA



ZWJC
2003
K825.6=75
5

回望张爱玲

华丽影沉

- 旧文
- 追思
- 影响

金宏达 主编



3 0710 3099 7

目 录

早期评论文章钩沉

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 雨 (3)
评张爱玲·····	胡兰成 (18)
张爱玲与左派·····	胡览乘 (30)
评张爱玲的《流言》·····	许季木 (35)
说张爱玲·····	柳雨生 (39)
评介张爱玲的两篇小说·····	马博良 (41)
论苏青与张爱玲·····	谭正璧 (44)
南来随笔·····	沈启无 (50)
论张爱玲·····	夏志清 (54)
象忧亦忧 象喜亦喜·····	水 晶 (69)
——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	
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书目(节录)·····	陈炳良 (83)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唐文标 (98)
——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	
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	朱西宁 (127)
——谈《张爱玲杂碎》	
看《张爱玲杂碎》·····	王 翟 (138)
张爱玲·《红楼梦》·郁达夫·····	林柏燕 (142)
张爱玲的《金锁记》与《怨女》·····	李元贞 (150)
看张·····	林佩芬 (160)
——《相见欢》的探讨	
张爱玲的女性本位·····	高全之 (165)

- 从另一个角度谈张爱玲的小说 王 拓 (180)
 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 林柏燕 (187)
 由张爱玲看中国传统在文学中的优点 马庄穆 (192)

海外作家悼念

- 何曾千里共婵娟 余光中 (201)
 永不消逝的华丽 (205)
 ——告别张爱玲座谈会
 我们三个姊妹与张爱玲 李 昂 (记录) (217)
 鹤顶红 李碧华 (221)
 一生常对水精盘 木 心 (224)
 ——读张爱玲
 蓝光冰岩 简 媪 (229)
 淡 出 张晓风 (231)
 苍凉的启示 李欧梵 (236)
 两 情 施叔青 (238)
 跋扈的自恋 李 渝 (240)
 到底是上海人 陈怡真 (244)
 张爱玲越狱成功! 蔡康永 (254)
 遗忘张爱玲的四种方法 陈克华 (259)
 谁与更衣 张小虹 (263)
 张爱玲的“告白” 萧锦绵 (267)
 花的鬼魂 蒋 勳 (273)
 ——悼张爱玲
 玫瑰园里的狮子 戴文采 (275)
 曲终人不见 陈辉扬 (278)

国内文坛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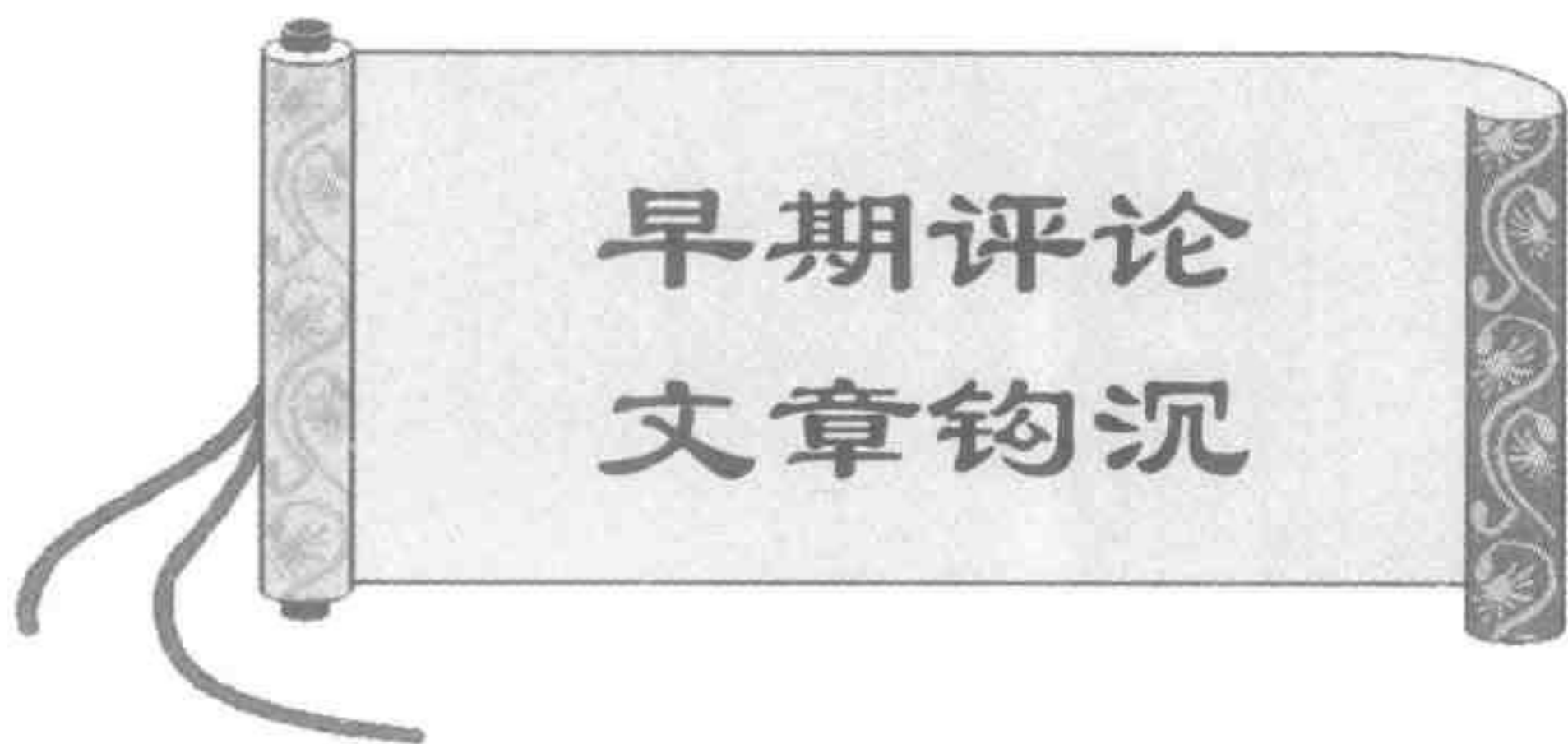
- 读张爱玲 贾平凹 (283)
 张爱玲之死 余秋雨 (285)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 (288)

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大作品	叶兆言 (294)
海上旧梦	须兰 (297)
废墟之上的罍粟花	李子云 (299)
想念两个人	程青 (301)
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艾晓明 (313)
——漫说张爱玲	
冷眼看“张热”	王彬彬 (318)
——张爱玲对当前文坛的启示	
张爱玲的“背后”	倪文尖 (327)
海峡两岸的“看张”	余斌 (348)
警惕张爱玲	廖梅 (355)
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	温儒敏 (359)
张爱玲：非关炒作	金宏达 (369)

影响与比较研究

女作家的现代鬼话	王德威 (375)
——从张爱玲到苏伟贞	
半生缘，一世情	王德威 (387)
——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	
落地的麦子不死	王德威 (393)
——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 超越之路	
《金锁记》与《红楼梦》	吕启祥 (401)
《红楼梦》·鲁迅·张爱玲	金宏达 (417)
张爱玲和新感觉派小说	严家炎 (428)
冰心·丁玲·张爱玲	姚玳玫 (436)
——“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丁玲与张爱玲：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坠落 ...	钱荫榆 (447)
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	万莲子 (460)
——论张爱玲与杨绛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	

- 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 李 霞 (471)
——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
- 一对素未谋面的文坛“姐妹” 齐红伟 (481)
——阐释和对话中的玛·杜拉与张爱玲



CHINA

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 雨

前 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且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意识就能立地成

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一 《金锁记》

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

个远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远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致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致病人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可怕的报复！

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的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

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的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暴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她的痛苦到了顶点（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无名。愤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的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惨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情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她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

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 long ago 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

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

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无动作无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

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

至于七巧折磨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面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

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ci*）的运用：

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比喻的巧妙，形象的人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

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的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

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章。

二 《倾城之恋》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哥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账；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

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着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于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的浮起一些感想：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 (Fade) 人么? 关于他, 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 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着同等地位, 是第二主题么? 他上英国的用意, 始终暧昧不明; 流苏隔被拥抱他的时候, 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 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的时候, 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 未免太速写式的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 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 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 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 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 柳原还有那种 Cynical 的闲适去“羞她的脸”; 到上海以后, “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由此看来, 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璜, 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 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 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 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的, 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 (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的这口气和身边的这个人, 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 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 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 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得不够深刻, 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 生活得不够深刻; 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 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 那么, 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 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 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 《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 两个主角的缺陷, 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 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 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 长长短短六七件作